



## 汾河湿地的初冬

张春莲 文/图

汾河湿地公园，我们每年都会去几次，但今年被琐碎碎碎的事儿纠缠、拖拽着，着实去晚了。

天空碧蓝晴朗，风则有些冷。太原这座城市四季分明，很可能早一日还是和风吹送，夜里突然刮来一场西北风，气温便倏地一下下降十来度，降得让人有点迷惑，也有点遗憾。初冬时节，天空瓦蓝瓦蓝，放眼望去，公园里，枫叶落了，苇塘空了，陆地上的喜鹊、麻雀等鸟儿明显见少了。

不过，碧波荡漾的汾水里，鸟儿却比以往多，白的、黑的、花的，或单只，或成群，水上追逐，水下觅食，嬉戏畅游，好不快活。用高倍长焦镜头蹲守拍鸟的人说，如今鸟儿种类很多，有苍鹭、鸬鹚、还有鹤……是啊，今年雨水勤，汾河水位高，适合鱼儿繁殖，鸟儿找到了丰富的食物，当然就恋在这里不走了。

弯弯的河边，最好看的就是芦苇，一排排、一堆堆，芦花的雪白里泛着浅黄，缠缠绵绵打成朵儿的、飘飘摇摇散开如凤尾的，在轻风中忽而挺立，忽而齐刷刷地倾向一边。那色彩，用《诗经·蒹葭》的第一句形容最是合适——“蒹葭苍苍”，至于下句“白露为霜”的“霜”则没有看到。脚下，白杨树厚厚的落叶是干爽的，尽管在阳光下也泛着耀眼的白。

水波一会儿蓝，一会儿绿，倒映着近处斑驳的树影、弯弯的桥影，还有远处一排排

各种颜色和形状的楼房。偶尔，会有一两株红艳艳的椿树，是苍茫淡雅中的一抹亮丽。

静谧中，忽然听到啾啾的桨声，一只小船从对岸缓缓驶来，轻轻的，慢慢的，像是怕惊吓了水中畅游的鸟儿和欢乐的鱼儿。

岸上的树木大多脱落了叶子，特别是那些远远近近的白杨树，枝干挺立，直直地伸向蓝天，树干的银色与天空的蓝色相辉映。天边有一架飞机经过，留下长长的一道白色的痕迹。

叶子，也有顽强的，还伶仃地挂在枝头。此时的它们，已经完全褪去了青绿，变化成红、粉、黄交错的颜色，在初冬的风中斑斓着、摇荡着，与水边红艳艳的椿树遥相呼应着，给这初冬的湿地增添了活泼的气息。

当然，活泼的还有不畏寒冷出游的人们：水边椿树旁忽然走来一位少年，那年轻的身影，正如蓬勃生长的椿树，即使在初冬的冷风中，仍然健康而挺拔；朱红的亭子边，有人正在翩翩起舞，艳丽的服装、舞动的身姿，连缓缓漫流的空气都随之荡漾了起来；当然，还有被眼前一切景色吸引而忙碌拍摄的我。

汾河湿地不会冬眠，舒缓的气息中，万物正竞相自由着；看似静谧无边的风光里，此刻正孕育着勃勃生机。因为，这树、这水、这鸟和鱼儿都知道，冬来了，春就不会遥远了。

## 咬文嚼字

### 碳炉？炭炉！

赵海花 文/图

下图拍摄于太原市某街道，当红底白字的“碳炉牛杂”映入眼帘，一个藏在烟火气里的错别字也随之浮现——“碳炉”实为“炭炉”之误。

“炭”与“碳”虽然读音相同，都可作名词，但在语义与使用场景上，界限分明。

“炭”字源远流长，其古字形描绘的是古人“山中伐木，烧火成炭”的场景。《说文解字》（大徐本）释为：“炭，烧木余也。”本义指木材经不完全燃烧后形成的黑色固体燃料，即木炭。“炭”亦可引申指形态或颜色类似炭的物质，如中药里的“山楂炭”；在方言中，也常用来指煤炭，古称“石炭”。



早在西周时期，我国已有制木炭的记载。《礼记·月令》有云：“是月也，草木黄落，乃伐薪为炭。”木炭燃烧时无烟、火力温和持久，但成本较高，古时多为贵族所用，寻常百姓则多以柴薪取暖，甚至催生了靠木炭为生的职业，白居易笔下“伐薪烧炭南山中”的卖炭翁，正是这一生计的生动写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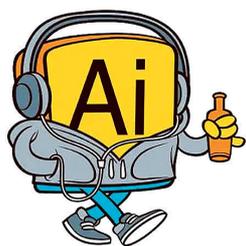
唐宋时期，炭炉煮茶蔚然成风。陆羽在《茶经》中写道：“其火，用炭，次用劲薪。”意指烤茶最好用木炭，其次才用硬柴。古人亦以炭火烧烤，宋代《东京梦华录》就描绘了汴京夜市中“炭火炙肉”的热闹景象，从平民喜爱的“旋炙猪皮”到贵族享用的“炙鹿”，皆在炭火中飘香。

时至今日，炭烧技艺依旧融入日常饮食之中。例如这家“九品·炭炉牛杂”，烹煮牛杂的炉灶，正是依靠木炭等固体燃料供热。

而“碳”则不同，它是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的第6号元素，符号为C。“碳”字是近代化学传入中国后新造的汉字。在系统翻译西方化学著作之前，汉语中尚未形成统一的元素命名体系，“carbon”这个化学元素曾一度音译为“炭”。直到1932年，前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《化学命名原则》，正式将第6号元素定名为“碳”。该原则规定，非金属固态元素的名称从“石”。由此，“碳”成为这一化学元素的规范用字。

如今，“碳”的用法多集中于科学领域，如“碳化化合物”“碳纤维”“碳足迹”等；而“炭”则常见于日常生活，从餐馆的炭炉炊煮，到冬季取暖、工业冶炼，所指皆为具体的燃料。

回到“九品·炭炉牛杂”的招牌，商家误将“炭炉”写作“碳炉”，属于典型的同音混用，将科学概念中的“碳”错误地置入生活场景。改回“炭炉”，不仅是对一字之正的尊重，更是对生活本真与文化记忆的回归——那炭火闪烁的光芒，照亮的不仅是一锅沸腾的牛杂，还有我们对语言、传统与科学应有的敬畏。



## 猜猜他是谁

田家声

他无所不能。能作诗弄文，能写公文，能写评论，能绘国画油画，又能画人像，可谓全才。

朋友晒了一张自己的画像，年轻帅气，英俊潇洒，我猜肯定是他画的，别人没那么高的手艺。

我也给他传去一张我的照片，请他给我画一张。仅仅三五分钟，他就把给我画的像传给了我。

哇，真是太美啦！他把我画成了天下第一美男，貌似潘安。我不敢示人，害怕女人看见了会被迷倒一大片，又害怕我家那口子看见了不敢相认，吓一大跳，以为我是突然间脱胎换骨，成了另外一个我。

画像是依据我今年夏日出门时自拍的一张照片画的。我头戴一顶白色遮阳礼帽，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，穿一件黑色T恤衫，肩上还斜挎个皮包，面部白皙、端庄，一脸的严肃相。

朋友白君问，这是谁给你画的？水平不错呀。又有朋友说像上海滩的老牌特工，还有人说像汉奸。

由此，我甚至幻想过在街上租一间门面，开个画像室，专门请他给人画像，说不定还能招来盈门的顾客，挣点银子补贴生活，岂不甚好！

你能猜出我这个朋友是谁吗？

他就是AI。感谢AI时代，感谢发明了AI的比AI还高的高人。

## 游晋祠

刘敏

这天，我们向晋祠出发。驾车20分钟，就到目的地了。

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记载：“沼西际山枕水，有唐叔虞祠，水侧有凉堂，结飞梁于水上。”可见，晋祠在一千多年前已经有了相当的形制。

在圣母殿，我流连于众多的侍女像前，揣摩她们的心事。其中的一尊侍女像颇具神采，她的身躯微微向右倾斜，弯着腰，像在倾听什么，光线从她的身上流过，使她的身材愈显修长。我仰视殿前柱子上盘绕的8条木雕盘龙，它们一律目视着远方，好像随时都会腾云驾雾而去。

在王琼祠的两端，生长着两棵树龄超过500年的古银杏树。它们枝条繁茂，高逾20米。远远望去，银杏树上仿佛有万千只金色的蝴蝶在聚会。阳光斜射过来，金黄的叶子仿佛一粒粒碎金，使周围古朴的建筑也显得金碧辉煌。

不知不觉，旅程结束了，带着留恋和不舍，我们随着游客走出了大门。